

宁陕短章

□张朝林

城隍庙

一只金鸭子,拽着一艘石船,沿秦岭的一条小河游走,游走了几千年,遇上上游一个美丽的河湾,就搁浅了。

搁浅的石船,在这里长安。从此,这条河就有了名分,就叫长安河。一碗水端平的金鸭子,把长安河分成两股,一股向东,一股向西,润出月亮般的石船,之后又合二为一,围成一个水月亮。水月石月,交相辉映,吞着长安河清流,向南淌去,淌出秦岭千年的烟云。

金光闪闪的鸭子,始终牵绊着石船,潮来船升,潮去船落,静静地卧在长安河中央,卧出吉祥,卧出安泰,卧出两岸繁花似锦。

一雄一雌的两棵夫妻松,看中了这块宝地,在石船的上游安家,一住就是三百多年,葱葱茏茏,扬着从远古跑过来的风,朝着秦岭的深处启航。

乾隆的风,在这里凝固成一座城隍庙。从庙乘坐着船,船载着庙,在长安河的沙洲上,沐着阳光,披着月光,荡漾着白云,“金鸭浮舟”驶出秦岭,驶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世界的洪流里漫游。

寨沟

几朵吉祥的云爱上了寨沟,由于爱得太深,就化作吉祥的鸟儿,名字叫朱鹮。

从此,寨沟的天空、山峦、田野,就有几片红云飘来荡去。

一位秦岭的汉子,也爱上了朱鹮,从此,他把爱情给了朱鹮。他给朱鹮安家,安在白云下的青山绿水上。

他带着朱鹮种庄稼,在静静的寨沟,把玉米、水稻、鱼虾以及月亮种下。

他领着朱鹮飞翔,飞翔在秦岭的山岭间。他教朱鹮谈情说爱,一对对恩爱的朱鹮,围着他跳舞。

他当接生婆,把400个可爱的朱鹮小宝宝接到这个世界,用心呵护。

他又拿着爱的目光拧成的鞭子,把一对对成熟的朱鹮夫妻赶走。恋恋不舍的朱鹮围着寨沟盘旋,把一声声感恩鸣叫声留给寨沟的山山水水。

他挥舞着告别的手,把秦岭汉子的泪水滴出来,融入寨沟的山山水水。朱鹮继续盘旋,他继续挥手。

最终,朱鹮朝着远处飞去,给寨沟留下一

道祥云。

陕西的七朵祥云,孵化成七千多朵,从此飘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给人们罩上和平的祥云。

这位成为朱鹮恋人的秦岭汉子叫李夏。

悠然山

坐在悠然山下的时候,那朵白云比我先到,搂着悠然山窃窃私语,想必它也爱上了悠然山。

爱悠然山的风,总是把山的味道,带得很远很远,夹在唐诗和宋词里。

爱悠然山的海棠和野海棠,漫山遍野的海棠花和野海棠花相映生辉,羞得五月红了脸。

爱上悠然山的湿地,一块块从天而降的宝镜散落在悠然山中,把悠然山打扮得晶莹。置身这一大自然馈赠的湿地之中,千万年岁月涤荡的气息向我缓缓袭来,条条草排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朵朵芦苇花摇曳在水上,无数野生水鸟在水面上荡起圈圈涟漪,让人流连忘返。

爱上悠然山的红叶,远望,枫林如燃烧的火焰,红了天际。这是秦岭燃烧的激情,表露

得淋漓尽致,悬挂在秋风中,让云仰慕。

爱上悠然山的鸟鸣,唱着乐曲的鸟鸣,总能让急躁的灵魂安定。爱上悠然山的溪流,弹奏着千古绝唱。

腰竹岭

平河梁的名字很多,我独爱腰竹岭这个乳名。

细腰修长的翠竹爱上了平河梁,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宁肯让自己只长到齐腰高矮,也不肯离开。

越矮,距离平河梁就越近,爱就扎得越深。平河梁,您好大的胸怀啊!敢把长江、黄河分开,把秦岭的热血,一半北上给了黄河,一半南下给了长江。从此,两条河流滋润着华夏。

平河梁,您好老的历史啊!子午道上的马嘶声、战火的雷鸣声,还能听到盐道的驼铃声,驿站的歌舞声,还在小溪中流淌。

平河梁,您好潮流啊!时代的潮流,化作平坦的公路,给您绕出了几许的妩媚。中国的绿色,被您搂得紧紧的,放出了清水和白云。美丽的民宿,睡在您温暖的怀中,圆了时代的美梦。

遇见粉黛草

□秦川

长长的茎干再加上它那纤细绿叶的衬托,以及那粉嫩的花儿,让人莫名产生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触。

如果说亭亭玉立是一种美,婀娜多姿是另一种美,那么粉黛乱子草则兼具这两种气质。虽说粉黛乱子草是一种草,但它的美却闭月羞花,本就勾人魂魄的粉紫色,偏偏又一个“乱”字,更让它的美得以无限升级。它乱得娇羞,乱得无章,却又不失本色。正如它的花语“美丽的等待”,粉黛乱子草更像是一位柔情似水的女子等待一场邂逅。也正因为如此,石川河秋天的粉黛草园地如同一个粉色的童话世界,吸引更多的有情人前来观赏。

粉黛草看似柔弱,其实对生长环境要求并不高,它适应能力强,耐旱、耐湿、耐贫瘠,在沙土及黏土中都能生长。既不失仙气又接地气,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难怪能成为近几年远近闻名的网红植物。

粉黛草园地中,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男孩高大英俊,女孩婉约美丽,他们的随意一个动作、一颦一笑都是绝美的风景。在此期间,我们还不时见到一对对情侣,两三个闺蜜在这里拍照留影,留下了一幅幅浪漫与惬意的美好镜头。

望着这一片像云霞一般灿烂的粉红色花海和络绎不绝的人群,一位文友诗兴大发:“满园秋光满园花,蜂鸣蝶舞不思家。不增不减自然美,花开花落任由它。”

当我们还在欣赏这一片粉黛草的美丽景色时,一位文友指着不远处的另一株粉黛草让我们一道过去欣赏。于是我们又奔向这片粉黛草东侧的另外一片粉黛草田园。这片粉黛草田园位于去年刚建成的栎阳驿站北侧,中间有十余株古老的枣树,虽然树上的枣子已经落光了,但枣树挺拔苍劲的雄姿仍然在粉黛草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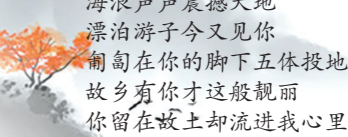
北山小溪

□张智力

我在摇篮里进入梦乡
你在院坝外静静流淌
我在校园里读书
你在悬崖下吟唱
我在田垄间耕种
你滋润泥土芳香
青山不老 粟度储粮
在深山的沟沟坎坎里
你陪我慢慢成长
父母的笑眼里闪烁着希望

因你青翠氤氲 丛林竞秀
有你层峦叠嶂 岚雾四起
你美了家乡的黄土地
你从不高傲招摇
总低着头淡然无语
无论贫穷或者富贵
总和大山相挽相依
无视道阻崎岖
仰望日月 填壑成滩
你划过滟滟清波从从容去

你心向大海
脚步从未停息
我问长江你在哪里
澎湃在你的脚下五体投地
我问大海你在哪里
海浪声声震撼天地
漂泊游子今又见你
匍匐在你的脚下
故乡有你才这般靓丽
你留在故土却流进我心里



孟冬红叶

□于文波

迁至别处后,有半年没有再回来。看到楼前最近在做内部道路改造,于是一早我便选择从靠墙的林荫小道出小区。这是初冬以来,我第一次走这条小道,清晨里清冽的北风依墙而来,我不由得赶紧裹紧大衣缩起身子来。远远路过的人们也都是行色匆匆,真是“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小道两旁败黄的冬青叶上挂着薄薄的霜,那些叫不来名儿的灌木掉光了叶子,稀疏的枝干萎缩地立在风中。冬日带来的寒意让我只想赶快走完这条路,就可在快到小路出口时,我被眼前一堵红叶满墙的景致吸引住了。

那是满满一墙坚挺的红叶。这个时节,我原以为它们早就都散落了,没想到此刻它们依旧在冷瑟的风中摇摆,而且是如此娇红挺拔。

那是一片爬山虎的叶子。印象中,前段时间环卫工人早早地就开始对小区的黄叶败草开始做清除了,没想到小道这一片居然还在,我想这大概是工作人员故意“遗漏”的吧。

它们的叶子不再如夏秋那般稠密,但颜色却似红枫那般。我挪步过去,站立于旁,内心生出怜惜。立冬后的清冷几乎横扫了小区里的一切植物,此刻这一片红,简直就是奇迹。

每片叶子从中间开始,颜色逐渐走红,叶脉极尽清晰,叶子边角的那圈颜色最深,靠近茎梗处的色泽相对浅显一些,淡淡地透着些棕红,叶子下面显露出来的藤蔓也是红色的,那些长得粗壮一些的呈红褐色。它们依旧牢牢地攀附着墙体,远远看去,片片红叶坠在上面,像一把把漂亮的小伞。不过,在清冽的冬日里,它们却更像是一个个无畏的勇士,时刻迎挡着北风,片片拥挤在一起,仿佛早就准备好要勇敢地撑过这绵长的冬季。

逗留了片刻,择取一叶压在书页中,我继续前行。心里想着,这爬山虎不仅仅是这高墙弄堂里的简单绿植,它们有着人类一样的无畏和倔强,此刻它们仿佛也能代表了一种精神或一种生活。

四季更迭,枝叶招展,真是好一场顽强的生命轮回。任时光流转,年年自由地生息,新生覆盖在旧枝叶上,层层叠叠,反反复复,茁壮而坚韧,隐秘而高傲。它们安静地生长,就匍匐在墙上,年年岁岁郁郁葱葱,相似而又不同。任凭一场场生命来来回回,在四季里生生世世挺着。

离开后,那一大片努力延伸攀墙的红叶一直在我眼前摇晃。

在这清寒的季节里,它们在晨起的朝霞和落日的余晖里,用一片又一片向上的叶子,不停地拼凑雕刻出生命的长度,一刻都不曾停歇。它们染红高墙,相互交织,缠锁着冬日的时光,让这高墙里外的生活,不知不觉,都在这片片藤叶下安静地游走。

春绿秋黄冬红,它们在盛放与凋零间循环,一切复杂而又融合。他们披风扶叶,蓊郁一片,日复一日地不断地生长、不断地记录,正恰如这岁月一般,没有终点。



洱海风光

赵松伟 摄

如今,森林火灾都是由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火警官兵担责扑灭的。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消防机构及人员只有城里才有,农村是没有的,都是由社员(村民)临时组成的扑火队上山扑火。

那一年,我十五岁,却已经有了参与过劈火道、铲火路的扑火经历。在公社或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农家人背上柴刀、镰刀、劈刀、竹耙、大板锄往失火山林进发。

凭借长辈的经验,一旦接近火情,必须避过风势抄小路上山。不能迎风扑打,而要绕道过坡顺着风向拦截扑打。用长柄劈刀劈开一条两三米宽的隔火道,边劈边留心观察火势或风向,若火势逼近,人就要赶快撤离。

有的地方因日久积淀的枯草败叶形成厚积的腐殖质表层,如地毯一般软,火很容易从地皮下焚烧过去。遇到地“绒”层,便要用大板锄铲掉,裸露出红土层方可达到隔火之功效。

听杨大叔说,他年轻时和村里青壮年劳力扑打山火时,风向突然转变。火顺风狂烧,烧得树林啪啪乱响,火舌舔了一般青松杉木上蹿,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那火势像追赶人似的,眼看被火势包抄,只听爹爹猛喝一声:“往竹林跑!”有的人为了逃命,扔下锄

头拼命跑,大家都钻进大片竹林,才躲过一难。事后才明白,凡生长大片竹林之地,土质比较潮湿。再说毛竹没有油脂,不易着火,而松树杉木有油脂,最易助燃火苗。

在老家闽西,有几座山岭峰峦恰是三个县的界山,属于三不管的山林。那年夏末秋初,干旱日久而突发山火,一直蔓延到深夜。又值山风顿起,火借风势,遇到带油脂的树,一时间火光冲天。东面天边烧成一片红光,蜿蜒起伏

扑火记

□罗锦高

的峰峦火焰相激,远看像一条龙,鳞甲明灭不定。

次日一看,原本青葱浓绿的山林,一夜之间变得焦黑。生产队长灵光一闪,鼓励村民社员上山扫草木灰给农田积肥,各人挑着箩筐、箩筐等工具到焚烧过的山头扫灰。那些山头山坡,平时是灌木荒草茂密之地,经火一烧,留下厚厚一层草木灰。

大家用箩筐、簸箕、箩筐装,再抬起脚压实。在扫灰积肥过程中,常见一些腐枝烂木冒着青烟,窜出贪婪的红焰。有人还发现了新鲜的动物脚印,有人说是熊掌印,想必是动物的家园被烧光之后,它重返故园寻觅什么。怅然四望一无所有,难舍又孤零零地感伤离去。山林遭遇火灾,对大面积森林植被及无数动物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那年九月农闲季节,村民响应号召烧草木

灰,用于来年稻田施有机肥。我和母亲挑着大粪筐来到北坑坝一处山脚梯地,选择草高秆粗的茅草堆,把茅草扎成大捆。然后用锄头挖个圆形火坑为火塘,将茅草倒栽斜靠石坎,再以木桶盛水,把火塘周围的地面浇湿。一切准备妥当,方可点燃草捆。一旦火旺,烟火腾空,火焰灼人。人只能站在远处,待头一茬烧完三五捆,再添三五捆,如此几番焚烧直至

火塘灰满。

大火烘烤,周身难受。我和母亲忙得大汗淋漓。溪对岸梯田上有个放牛牧鸭群的老婆婆,尖着嗓子朝我俩喊话:“你头顶着火啦!”我抬头一看,火塘上方至少有三十米的茅草已冒烟着火。我来不及说什么,本能地拿起葫芦水瓢抄小路上坡,拼命冲上水圳(渠)。

此时火势已大,浓烟直冒,我忙用水瓢一股劲儿往下泼水。此时母亲也赶上来,两边夹击泼水,怕死灰复燃,我俩一瓢瓢、一桶桶往下泼水,直泼得整片草坡地浇淋成流,轻扬着淡淡的水汽,我俩人才松了口气、歇了手。此时,衣裤已被汗水渠水浸透,我们却露出了轻松而会心的微笑,感叹真幸运:多亏有条穿山过坡的水渠帮了大忙。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和家人移居西安渭水之滨。2000年后的一个清明节,我在骊山西坡踏青,目睹了数十名消防战士扑打山火的情景。据说,这场山火是因为当地农民祭墓时引燃的。华清宫后面骊山大片森林面临火情威胁,消防队员便在林子西侧奋力扑打山火。所幸的是西侧山坡树木稀少,但杂草丛生、坡陡沟深,人们无不为了扑火者的安危捏着一把汗。经过消防战士数小时奋力扑打,终于把大火扑灭,保住了森林无数生命及景区的秀美。